臺灣對開放陸生來臺就學相關議題的商榷

Misunderstandings Related to the Open-door Policy for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楊景堯（Yang, Ching-Yao）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開放大陸學歷與陸生來臺的法源「陸生三法」修正案已於 8 月 19 日三讀通過，政府可以依據既有計畫展開兩岸高等教育交流，此一重要政策具有時代意義，但是不容否認的也有一些誤解存在，我們必須有所理解。

開放大陸學歷與陸生來臺是兩岸關係發展與全球化時代來臨的必然選擇，任何延緩與逃避的心態都無助於改變此一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政府有時候為了推動政策而遷就現實，例如馬總統不只一次希望招收大陸優秀學生來臺就學，但是教育部前部長鄭瑞城卻又宣布「三限六不」政策。任何國家或地區要吸引外地學生無不設身處地來爭取照顧學生的需求，但臺灣卻提出背離完全開放目的的「三限六不」政策，在此一「歧視性」的條件限制之下，欲期望大陸會有一流學生來臺就學，便是一種錯誤的思維。

當政府耗盡心力促成開放大陸學歷與陸生來臺，政府的宣傳與人民的期待如果充滿落差，反而坐實了在野黨長期的質疑，成效也會大打折扣。本文擬嘗試藉由馬總統的「目的說」與教育部長出席「臺灣首府大學」揭牌典禮盛會中，一位大學董事長的重要發言，分析我們對於開放中國大陸學生來臺的一些可能普遍存在的誤解。

貳、馬總統「目的說」分析

馬總統說開放陸生來臺政策有三個主要目的，包括為兩岸和平奠立基礎；強化臺灣學生的能力以及充分利用臺灣過剩的高等教育資源。以總統的高度所提出的看法，當然是樂觀的遠景，期以激發人民正面之動能，但嚴格來說都可能只是理想的「期待」而不必然會是事實。

首先，局勢穩定與和平是兩岸發展高等教育交流的前提，但是高等教育交流則不必然保證兩岸關係不會有變化，這個道理在歷史與現實的國際關係不乏案例。中國歷史上最早有記載的「遣隋使」、「遣唐使」是當年朝鮮、日本與中國交流的的史實，越南從宋朝開始也效法中國的科舉制度任官，但是沒有人能夠保證文教交流可以確保多久的和平。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寄望兩岸能藉此交流，爭取到更多、更久的和平。

至於可以強化臺灣學生能力之說恐怕只是理想，沒有讀書風氣卻寄望於外來的壓力，顯然沒有幫助。臺灣的大學生由於得天獨厚，沒有經濟壓力，讀書不認真由來已久，藉由開放大陸學生來臺就學以刺激臺灣學生認真讀書恐怕只是一廂情願而已。從鄰近的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等開放大陸學生多年的研究裡，看不到類似的實證數據。

第三個目的更是值得商榷，臺灣高等教育素質並不整齊，有不少公私立末段班大學更是早該關門，究竟是「誤人子弟」還是「資源浪費」恐怕見仁見智。依美國耶魯大學校長勒溫的說法，高等教育本來就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Success breeds success, the strongest attracts the most philanthropy.)，臺灣的高等教育資源最明顯的浪費是招生缺額年年上升，而這些缺額多數是發生在後段班的公私立大學。換句話說，即使是開放大陸學生來臺，他們也會選擇最熱門的大學與科系，到時候才會發現「教育資源浪費」的大學還是招不到大陸學生，兩者並沒有因果關係。[1]

參、對大陸高等教育誤解的實際案例

據報導教育部長吳清基 8 月上旬親臨「臺灣首府大學」揭牌典禮時，該校董事長蔡清淵表示：「中國大陸在 10 年間成立 1,200 所大學，但每年出生人口

[1] 本文第一與第二段的初稿，曾發表於「央廣臺灣觀點」：「論開放陸生的期待與誤解」(2010 年 8 月 24 日)，http://news.rti.org.tw/taiwan_perspective_page.aspx?id=2362，本文進一步衍申與論述。

約 2,300 萬人，等同現有臺灣總人口，然只有一半左右能進入大學就讀，未來幾年大陸將成為大學生的主要輸出國之一。」這段內容恰好可為臺灣社會對中國實情誤解的經典範例。

除了蔡清淵的「每年出生人口兩千三百萬人」說法之外，聯合報民意論壇又出現相同說法：「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兩千三百萬人，只要百分之一來臺就學…」（余豈，2010/8/19）；此一錯誤訊息不斷在臺灣的媒體出現，以訛傳訛，沒有更正的話，就會衍生出更多錯誤的推論。

中國大陸現在每年出生的人口沒有 2,300 萬人這麼多。大陸的人口普查每 10 年進行一次，上一次是公元兩千年，結果約一兩年才公布，總人口數約十二億九千五百萬人；不過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國官方所公布的數字，除了過去累積對「統計水份」的印象之外，更多的是「二奶生的孩子有多少？」的懷疑。雖然如此，在「中國崛起」的今天，我們願意相信他們現在由官方所公布的數字已經越趨精準了。

究竟中國每年新生人口有多少？如果以中國教育部的統計來看，1997 年小學入學的兒童約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人，但是到 2008 年入學人數降到 1,695 萬人。這個數字雖然不能充分代表中國每年出生人口，中國的小學入學率也不是百分百；不過根據經驗，小學入學人數應該是能非常接近的推論當年中國出生人口數字。從這個數字可以發現，中國出生人口一直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有達到兩千萬新生兒恐怕已經是上個世紀末的事了。換句話說，中國大陸現今每年新生兒大約是一千六百萬人，[2]而且還在逐年下降之中。

至於「大陸的大學在 10 年增加 1,200 所」之說，根據中國教育部的網站上，教育統計從 1997 到 2008 年非常完整，其中在 1997 年的普通高校總數是 1,020 所，含大學 603 所、專科與職業大學 417 所；2008 年時，普通高校總數 2,263 所，其中大學（含民辦獨立學院）有 1,079 所、專科 1,184 所。美國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勒溫在「外交事務」（May/June 2010）所發表的「亞洲大學的提升」（The Rise of Asia's Universities）也誤認為中國從 1997 到 2007 年的大學增加了一千多所，但是他是美國人，不瞭解中國實情是可以理解的；嚴格來說中國這十多年來「真正大學」（招收本科生資格）增加約只有四百多所，其中

[2] 筆者 2010 年 8 月 20 日與四川大學周誼教授見面亦證實此一數字。

民辦獨立學院（依附在公辦大學的私立學校，具本科生招生資格）就占了 322 所。

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 2009 年是 24%（包括本科生與專科生），根據中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發展中心主任張力的說法，未來 10 年因為 18～22 週歲的人口減少 4,000 萬人，如果中國大陸的大學招生名額不再增加，毛入學率在 2020 年也會自然上升到 35%。如果說「中國有一半左右能進大學」，恐怕至少二十年內還不見得做得到；但是如果就錄取率而言，2010 年中國大陸高考報考者 957 萬人，計劃招生 657 萬人，實際錄取率將會超過七成，其中分開來看更有 10 個省市錄取率超過八成，應屆高中畢業生有 34 萬人放棄高考選擇就業。這些數字在在都說明中國大陸的大學毛入學率雖然不高，但是由於邊際效益下降以及就業困難等因素，許多後段班大學早就出現招生困難的窘境；對於許多民辦大學來說這種現象更是嚴重。

有關「未來幾年大陸將成為大學生的主要輸出國之一」的說法，恐怕也與事實有差距。其實中國早已經是全世界留學生最大供應國了，根據聯合報（2010 年 6 月 5 日）轉述大陸「齊魯晚報」引用中國社科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指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移民輸出國，同時，中國流失的菁英數量也是居世界之冠。目前約有三千五百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單就出國留學來看，2009 年有 23 萬人出國留學，有二十一萬多是自費留學；除在美國是僅次於印度留學生之外，在韓國、日本、澳大利亞等主要國家，中國留學生都是最多。有人比喻如果這些靠「高等教育輸出」維生的國家，萬一中國留學生撤出，恐怕有許多國家的大學將會倒閉。如果以高中畢業生出國就讀大學的人數來看，2002 年在中國參加美國 SAT 考試的大陸考生有二百多人，到 2009 年增加到超過一萬五千人，由此可知中國大陸高中畢業學生早就顯示出國留學的熱絡趨勢。

肆、結語

總之，在兩岸交流過程之中，有許多期待因為不切實際而落空，誤解往往是無意的，但是影響卻很深遠。避免或減少誤解的基本原則是：首先要注意「中國」不是一個概念，而是非常多元與複雜。沒有人能夠以簡單的概念精準的說明中國的現況。在不同地區可能同時存在 19 世紀到 21 世紀的不同生活方式與經濟水平，中國就是如此。

其次，中國是在快速變動當中，許多「認識中國」的記憶很可能都已經是歷史的片段，或是過時的推論，必須隨時更新。我們很難判定他人的資訊一定是錯的，因為我們不知道的遠多於我們所知道的，事先查證是最好的避免誤解的途徑。

再者，中國不僅是「絕對的」存在，對於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研究者而言，更是「相對的」存在。許多外國學者的分析與看法都不必然是真正的中國，也沒有必要苛求他們認識的是「真正的中國」，只是他們想像中的中國而已。

兩岸高等教育的正常交流，是亞洲的最後一塊拼圖，如今完成之後，在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將會充分自由流動，對於提升臺灣的高等教育確實是非常重要。精準的認識，避免太高的期望，未來產生較大的失望，才是邁向兩岸高等教育交流成功的第一步，期盼大家一起努力。